

SICHUAN LISHI DILI
YU SONGDAI SHUREN DITU YANJIU



四川历史地理
与宋代蜀人地图研究

附：《历代地理指掌图》（点校）

郭声波 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

广东省 2013 年度学科建设专项资金资助

四川历史地理 与宋代蜀人地图研究

附:《历代地理指掌图》(点校)

郭声波 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历史地理与宋代蜀人地图研究 / 郭声波著.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80748 - 984 - 9

I. ①四… II. ①郭… III. ①历史地理—研究—四川省
—宋代 IV. ①K92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9393 号

著作人及著作方式: 郭声波 著

责任编辑: 白江涛

书 名: 四川历史地理与宋代蜀人地图研究

附:《历代地理指掌图》(点校)

出版发行: 西安地图出版社

地址邮编: 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 710054

印 刷: 陕西地质印刷厂

规格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3. 5

字 数: 389 千字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48 - 984 - 9

定 价: 63. 00 元

西安地图出版社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走进我就读的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堂,就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做了一场激情洋溢的讲座,我这才知道,在打小就喜欢的历史与地理之间,有一门真正的学问,是与传统的佐史沿革地理不同的可以经邦济世的学问。当时同学们经常为史学究竟如何为现实服务而争论,侯先生的讲座使我兴奋不已,眼前豁然一亮,一条生机盎然的光明大道就在眼前。

我们那一代人年少气盛,常怀忧国忧民之念,有一次登重庆鹅岭观夜景,心潮随江水而澎湃,直到灯火阑珊,乃赋《满江红》一首以抒其情:

对此苍茫,又想起,三千鼎革。歌吟罢,盘瓠启土,廩君浮
舶。一水羁迟连日雨,双峰剪破群山白。慢回头,耿耿夜西
沉,秋江窄。还楚债,头颅掷。存蜀土,山城赤。使英雄无数,
永垂青册。要缚东吴戮白帝,须歼北虏坟沙磧。且恨他,太白
下江陵,舟无迹。

回家路上,列车飞驰在一夜狂风暴雨洗刷后的空旷原野上,我凝视着窗外“夹道夹竹桃花白,积空积雨云层黑”的景色,回味着侯先生的话,思绪随着咣当咣当的车轮声起伏,顿生“巴中七府九十县,一一任我手指点”之感,发誓要为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贡献一生。

记得所学古文中有宋代文豪四川老乡苏辙这么一段话:“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述,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

天地之广大。”某不才，齿长辙三岁，乃决意出川，负笈北上，投入倡导学术经世致用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门下，大有遍历天下，优游数年以归，乃益治学问之意。

立雪六载，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念海师之笃厚与博学，回四川大学工作之后，遂沉潜于史地之间，数年乃完成《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一书，自署：“谨以此书，奉献给我可爱的故乡。”此后又受念海师和复旦大学张修桂教授之邀托，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组中的《成都平原历史水利图》和《成都平原水系变迁图》，几年下来，两图终底于成，而收集的资料积篋盈箱。赓即又投入巴蜀文化研究，受曾枣庄教授编纂《三苏全书》之托，点校托名苏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这些工作虽然都有些费力，写成论文发表者亦屈指可数，但与我少壮初衷相合，故尔不辞辛劳，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

不想十年前亦步太白后尘出川谋生，但桑梓之情悬悬一脉，无一日敢忘。现已人过半百，发生二毛，而成果寥寥，回顾少壮誓言，乃叹人生之须臾，羨长江之无穷。今年适逢广东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资助出书，因念去国怀乡，无以为报，遂收检与巴山蜀水历史变迁及蜀人地图研究相关之旧作新章，更加增益修订，成此小册，少酬壮志于万一。

上篇《四川历史地理管窥》，主要清理了历史上巴蜀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的几组以方位、形态如“内外”、“南北”、“大小”、“前中后”作为别名的河流实体位置，以及因河道变迁和移民更替造成的名称变化，并试图从考古、古地理学角度及实地考察略抒管见。

迄今为止，我所见关于长江历史地理的论著，均把河道变迁的关注点放在中下游地区，如作为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都没有一字提及长江上游，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没有反映。而我在编绘成都平原历史水利、水系两图的过程中却发现，历史上岷江（大江）正流就有两次从成都城南经过，一次是古蜀时期至公元前3世纪，一次是南北朝至元代。其他支津、汉流及相邻的沱江、青白江、石亭江、绵阳河、西河、南河等成都平原主要天然河流，均因都江堰灌溉系统的形成

和发展,逐渐连成网状河系,天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交相混杂,最终融为一体,加以决溢淤塞、修城筑堰,致使河流改道、改流或干、支易位的情况频繁发生,而且极为复杂。为理出变化头绪,就不得不把历史文献记载的所有河流名称一一落实到现代地图上。在这个过程中,以“内外”、“南北”、“大小”、“前中后”作为别名的河流就格外引人注目,它们不像专有河名(如走马河、绵阳河等)那样有固定指向,往往随着坐标中心的变换、河流的改道、居民的移徙而变化。只要抓住了这类游移不定的方位、形态河名的变化规律,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夤缘于此,对于周宏伟先生新提出的战国后期以前“滇池”必在成都平原一说,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嘱学生分别从文献、考古与古地理学角度起草商榷文章,嗣加修改,合作发表,其自考古与古地理学角度切入者较为成熟,故今亦收入,以辅证成都平原水系变迁问题。

至于成都平原河道变迁史,希冀将来有暇,整理成文,单独发表。

米仓道考察,是新近受邀参与的目地性较强的一次团队科考活动,感受颇深。以前虽也曾踏察过巴山蜀水不少地方,但多属走马观花,没有记载下来。念海师历来倡导治历史地理,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并重,此次收入日志和论文,算是一个交待。

下篇《宋代蜀人地图研究》,起源于当年在川大古籍所工作时参与的《全宋文》整理和巴蜀文化研究。长期接触宋代典籍之后,感受颇深的就是,巴蜀虽僻处西南,在历史上却屡经战乱,唯独隋唐五代以至两宋,相对全国而言还算安定,吸引大量北人前来避难,因而宋代四川社会经济文化之发达,积渐以至,达到一个巅峰,仅以文化方面观之,除理学、史学、文学而外,就是科技,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地理学与地图学的成就。

目前流存于世的宋代蜀人或准蜀人(即在四川有长期居住史者)所编绘的地图,尚有北宋的荣县《守令图》、《历代地理指掌图》,南宋的黄裳《地理图》、《蜀川胜概图》等数种,其学术价值迄今学术界均认为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意义,这是作为四川人可以引为自豪的国宝。尽管前人已对它们的价值、特点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我发现仍然存在一些盲点或者错误之处,因而就有了补苴罅漏的打算。如荣县

《守令图》，以前从无人讲到它与失传的沈括《守令图》有什么关系，因而无法解释何以一个地方官员所刻地图海岸山川轮廓竟然如此精准，至少在明代以前，所有地图均未能超越。《历代地理指掌图》研究成果最多，多数人现已承认作者是税安礼，而非苏轼，但也只是沿袭宋人费袞的说法，没有进行充分论证，尤其是从图集本身的内容发掘证据。黄裳《地理图》原本已佚，而淳祐间王致远所刻图碑犹存，其中已窜入黄裳以后的地名，故而学界对其成图年代和政区资料断限产生了种种推测，多数人认为黄裳原本反映的是北宋后期鼎盛时代的情况，但并未确定在什么年代。凡此种种，就成为下篇几章所欲解决的问题。不求全面，但求突破，故而每章只围绕一两个问题展开。

其实，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如黄裳所制木质《舆地图》到底与《地理图》有什么异同，它是不是日本学者所断定的京都栗棘庵《舆地图》的祖本？《地理图》所绘辽朝政区地名到底反映的是什么年代的？对于复原辽代政区地理有多大价值？附带说一下，新近推出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和辽金卷，都没有利用甚至没有提到荣县《守令图》和黄裳《地理图》，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这都有待于将来或来者。

附篇收入我所点校的蜀人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该点校本原附于《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 2001 年）之末，现虽已十多年，而知之者犹寡，且自我发现其中仍有不少可增可改之处，故今亦再加修订编次，方便学者观览，并藉以流布蜀人地图之清光。是为序。

郭声波

2014 年春节于羊城暨南大学暨南花园

目 录

自序	(1)
----------	-----

上篇 四川历史地理管窥

第一章 四川盆地的内、外江	(3)
---------------------	-----

一、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的演变	(3)
----------------------	-----

二、由内、外江名含义演变看移民因素	(11)
-------------------------	------

第二章 成都平原的南、北江	(15)
---------------------	------

一、秦汉时代的南、北江	(15)
-------------------	------

二、宋元明时代的南、北江	(21)
--------------------	------

第三章 成都平原的大、小江	(26)
---------------------	------

一、秦汉两晋的大、小江	(26)
-------------------	------

二、南北朝至明朝的大江	(35)
-------------------	------

第四章 成都平原的中江与前、后江	(38)
------------------------	------

一、秦汉至南宋的中水与中江	(38)
---------------------	------

二、元明至民国的中江与中河	(42)
---------------------	------

三、明清以来的前、后江	(45)
-------------------	------

第五章 “成都平原‘滇池’说”商榷——从古地理学、考古学 角度	(48)
--	------

一、问题的提起	(48)
---------------	------

二、成都平原地质与环境分析	(50)
---------------------	------

三、成都平原考古分析	(56)
第六章 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	(61)
一、“米仓道”是自为一体的系统	(62)
二、米仓道系统的时空变迁及其历史地位	(73)
附：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日志	(82)

下篇 宋代蜀人地图研究

第一章 荣县《九域守令图》研究——沈括《守令图》与荣县 《守令图》的关系	(123)
一、沈括《守令图》的编绘与失传	(123)
二、荣县《守令图》的发现与研究	(126)
三、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的关系	(127)
附：荣县《守令图》墨线图与宋昌宗《重立石碑记》	(142)
第二章 《历代地理指掌图》研究——税安礼作《指掌图》 之内证	(147)
一、其文浅陋，岂出东坡之手	(147)
二、税安礼薄通经史，作《指掌图》	(154)
第三章 黄裳《地理图》研究——以制图年代、政区断限为中心	(161)
一、黄裳生平履历补正	(161)
二、黄裳《地理图》与木刻《輿地图》制作年代考	(165)
三、黄裳《地理图》的路制问题	(170)
四、黄裳《地理图》的府州军政区断限	(174)
附：淳祐《地理图》墨线图与图跋	(203)

第四章 《蜀川胜概图》研究——岷江流域地名考释	(209)
一、岷江上游地名考释	(212)
二、成都平原地名考释	(225)
附：《蜀川胜概图》长卷	(241)

附篇 历代地理指掌图(点校)

点校前言	(259)
目录	(263)
正文及地图	(265)
附录	(393)
一、古人述论	(393)
二、今人述论	(398)

上 篇

四川历史地理管窥

第一章 四川盆地的内、外江

四川地区山脉绮错,江河纵横,孕育了灿烂的巴蜀文化。从远古传说中“昌意降居若水”起,四川河流便已扬名中土,融入中华地名文化。然而江河地名的演变亦似有自简单到繁复,从无序到有序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而对于这个过程的探研,就笔者所见,似乎很少有人涉足。故不揣浅陋,先从盆地中内、外江名称演变入手,揭示其相关问题,就教于大家。

一、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的演变

“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扬雄《蜀都赋》以寥寥十字,形象地描绘了汉代成都壮丽的河流景观。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当时的郫江和检江(流江);也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内江和外江,内江离城较近,靠内,外江离城较远,靠外,故名。其实在成都境内,内江就是郫江,外江就是检江(流江),名虽殊而实皆一,只不过内江和外江是后起的别名,见于记载要晚到魏晋南北朝罢了。

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有关巴蜀的历史文献中,却常常提到有“内水”“外水”,它们与内江、外江又是什么关系呢?

四川盆地“内、外水”河名的实际出现时间不晚于东汉。据陈寿《三国志·赵云传》,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至江州,分遣赵云“从外水上江阳”。江州县在今重庆市中区,江阳县在今泸州市中区,则外水必指今川江无疑。有“外”则必有“内”,“内水”一名虽尚未见到汉人记载,但可由《水经注》引晋人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加以间接证明。其“左”、“右”方位要么是记载有误,要么是古人有与今不同的方位指说习惯,但无论如何,既然指

明了内水的上游是涪(今绵阳),外水的上游是蜀(今成都),那么内水指今绵阳以下涪江段及合川以下嘉陵江段,外水指今成都以下岷江—川江段,必然是确凿无疑的。正由于这已成为常识,所以酈道元在《水经注》卷三二、卷三三反复提到:“涪水至此(垫江,即今合川)入汉水,亦谓之内水也。”“江水自武阳(今彭山)东至彭亡聚,……亦曰外水。”这使我们想起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这么一句话:“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人不理解,以“中水”指今沱江,怎么会跑到巴郡西北的垫江县来了呢?于是把此句断为:“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也有人干脆把“郡西北中水四百里”合为一句,但是都不能解释什么水有四百里。任乃强认为“中”字是“内”字之误^①,一下就使问题涣然冰释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垫江县在巴郡西北,境内有内水四百里。垫江县内水应是指今潼南至北碚一段涪江水道。

此外,关于巴郡城以上涪江—嘉陵江段称内水,岷江—川江段称外水的记载,还见于《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卷四八《朱龄石传》,《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周地图记》及南宋《蜀川胜概图》等,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

这两条水道何以称作内、外水,至迟清代以前没有人解释。笔者以为,最起码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内、外水分别是“内江水”和“外江水”的简称,或者说是“内江”和“外江”的早期叫法。《隋书·地理志》云:“夔道,后周置,曰外江,大业初改曰夔道。”《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这都是南北朝时成都、夔道(今宜宾)一带的外水又叫外江的明证。至唐宋时代,人们已完全放弃了“内、外水”的称呼,而专用“内、外江”了。如杜甫《送十五弟使蜀》诗云:“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寄岑嘉州》诗云:“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自古中原、江南人由水路入蜀,最常用路线有二,一即经三峡、巴郡(渝州)、垫江(合州)转涪江至涪(绵州)或梓州(今三台)上岸,然后取陆路入成都;一即从巴郡(渝州)溯江直上经江阳(泸州)、夔道(戎州)、南安(嘉州)入成都。所以宋人为“百丈

^①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897年,第31页。

内江船”作注说：“水自渝上合州者，谓之内江，由泸、戎上蜀者，谓之外江。”又说：“内江在合州南百步，源出刚氏徼外。……南流至渝州入江，又名内江。”^①郭知达引赵氏语注《寄岑嘉州》诗说：“嘉州下临大江，汶水自叙历泸连夔，故云与三峡相接。”^②这些都很好地解释了杜诗何以将三峡与内、外江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也证明了唐代内、外江与汉晋内、外水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两条水道要用“内”、“外”来加以区别，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宋人章如愚虽然注意到自汉晋以来，大江为外水，涪江为内水，此为不易者也^③，但他也不能道其所以然。至清，始有人尝试作出解释，如乾隆时蜀人李元说：

按内江以汉、白、涪、梓、渠五源之水归合州而合流，《汉志》以汉为径流，而涪水逼近会城，晋汉用兵多由之，故庾仲雍称内水，独系以涪，后遂称此水为涪江，而汉名隐矣。^④

这是说，在嘉陵江水系五水之中，本以西汉水（今嘉陵江）为正流，但涪水最靠近蜀中都会成都，被称为内水，汉晋时为用兵要道，所以后来渐渐又把涪水视作五水的正流了。稍后成书的陈登龙《蜀水考》卷三也沿用了这个说法。笔者曾以为这种解释是合符情理的^⑤。但后来发现，嘉陵五水中并无另一条河流称“外水”、“外江”，见于史籍的“外水”、“外江”，均指“大江”（即岷江—川江）正流。显然涪水之所以称为“内水”，是相对大江而言，而非相对于嘉陵五水某一条河而言。但是大江正流距成都最远时走的是今金马河，最近时走的是今府南河，均不超过40千米，而涪江干流最近成都处在梓（今三台）、绵（今绵阳）一带，支流最近成都处在罗江，均在80千米以远，所以距成都远近来判断

①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九合州。同书卷一七六黔州以杜诗内江为黔江（今乌江），误。

②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九。

③ 章如愚《山堂杂论》，《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成都府华阳县引。

④ 李元《蜀水经》卷一五涪江。

⑤ 郭声波《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载《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内、外是不成立的。

然而问题并有到此为止。岷江—川江的另一条重要支流——乌江，至迟在晋代也被称作内江水或内江。《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涪州武龙县条记载：“内江，一名涪陵江，一名巴江，在县南，屈曲北流。水自黔州信宁县界入。李膺《益州记》云：‘内江水自万宁西北二百八十里至关头滩，滩北百步，悬崖倒水，舟楫莫通。’”此外在黔州彭水、思州思王、思邛诸县条下亦记有内江或内江水。

李膺是南朝齐、梁间人；万宁县，在今贵州思南县境，本名永宁，刘先主时更名，刘宋时陷于蛮獠^①，因此推知乌江之始称“内江水”，不会晚于晋代。除《太平寰宇记》而外，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思州务川、费州涪川县条，宋代的《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涪州、思州条，都留下了黔江（即今乌江）又名内江或内江水的记载，因此，“内江”作为那时黔江的别名是毫无疑问的。与它相对应的“外江”或“外江水”，由于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因而只能认为仍然是指岷江—川江。

从地理位置上看，乌江之称为“内江”，无论如何与成都沾不上边，显然，乌江“内江”也不是以成都得名。那么是不是相对某一腹心地区区别内、外呢？也不是。因为这种腹地，在全国一般指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在四川盆地一般指都会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对关中地区来说，四川盆地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嘉陵江，而不是乌江；对成都平原来说，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岷江，也不是乌江。显然，四川盆地内、外江的得名并非与成都或成都平原有关系。

为了解开乌江“内江”得名之谜，我们不妨将眼光顺着长江下移。

长江流出三峡后，至今松滋老城西北三里开始形成分汊河道，先秦两汉时代，南江称为江，为干流，北江称为沱，为支津；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唐宋时代内江流经枝江县城，外江流经松滋县城；当明代内江径流量不断增大并超过外江之后，江、沱易位，“内、外江”之名遂成为历史^②。枝江一名始于唐，在这里，沱、内江、枝

① 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涪州。

② 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5页。

江一脉相承，很明显都是“支津”、“支流”的意思，是相对江、外江、长江而言，而不是相对某个城市、某个地区而言。

回顾一下乌江与川江的关系，也是支流与干流的关系，它与枝江一样，都以干流长江为外江，自己作为支流或支津则称内江（见图1-1）。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长江中上游一带居民特有的地名文化的一种体现。这样解释，许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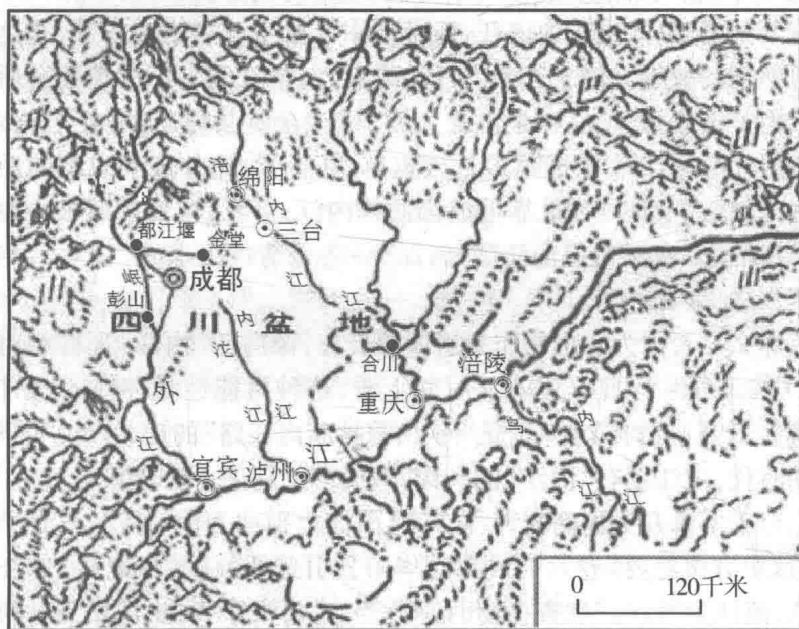


图1-1 历史上四川盆地作为长江干、支流别名的外、内江

至于支流为什么称内而不称外，干流为什么称外而不称内，这也很好解释。有这么一个故事：南宋淳熙年间，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应召赴阙，舟次涪州（今涪陵），忽遇长江风浪，他只好移舟夜泊乌江，并作诗记其事：“黄沙翻浪攻排亭，湍淖百尺呀成坑。……水从岷来如浊泾，夜傍黔江聊濯缨。玻璃彻底镜面清，钓丝随风浮月明。”^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江干流，一边是风平浪静的支流，航船驶入支流，就像躲进天

^① 范成大《涪州江险不可泊入黔江栖舟》，载《范石湖集》卷一九。